

世界名著●

• 全译本 •

乱世情豪

美]伊丽莎白·嘉丽著/庄彦 蓝桥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Love Honor And Betray

乱世情豪

(上)

[美]伊丽莎白·嘉丽著

庄彦 译
蓝桥

(全译本)

春风文艺出版社

乱世情豪

(下)

[美]伊丽莎白·嘉丽 著

庄彦 译
蓝桥

(全译本)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Love, Honor And Betray

Elizabeth Kay

根据 A BerKley Book 1988 年 1 月版本译出

乱 世 情 豪

Luanshi Qinghao

[美]伊丽沙白·嘉丽 著

庄 彦 译
蓝 桥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山东省蓬莱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4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5 插页:2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责任编辑:赵威重

责任校对:李 明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7-5313-1017-1

I·916 全套定价:13.65 元

乱世情豪

(简介) (美国)伊丽莎白·嘉丽著

庄彦译

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有三部并驾齐驱的佳作——《豪》、《杂种》和《飘》，《乱世情豪》以其独特的韵味，销魂荡魄的爱靡倒全世界的读者，使人无不为之倾倒。

姣丽妩媚的贝克维茨小姐引以自豪的是自己遇到了一位阳刚神奇的男子汉，而血气方刚的私生子波特费尔却为贝克维茨小姐那碧玉年华的胴体意乱神迷

.....

当战火弥漫时，爱情就是他们的战场。

当厄运拆散他们时，欲望驾驭了他们。

当贝克维茨小姐跟随波特费尔来到新大陆时，

他们也进入了心旷神怡的新世界。

他们在硝烟中学会为爱情和信仰翱翔，骚动和追求真谛

.....

未雨绸缪，战争——这个最令塞思·波特费尔德忧心忡忡的饕餮野兽就要出现了。时下，塞思的脑际只萦绕着一个念头，坚信自己始终不渝地热爱着的这两个国家已经滑向战争的边缘，战争已迫在眉睫，象一头难于驯服的巨兽骤然就要张牙舞爪起来。春寒未尽的大自然仍是生机勃勃，阳光洒满大地。一路上，塞思沉思遐想的只是近来他耳闻目睹的一些迹象。十分明显，英美三十年来的角逐格斗，必然导致第二次战争。只是眼下，他还不知道有多少明察秋毫的人，已经看到危险迫近的蛛丝马迹，纵然英美两国关系长期以来拉锯式的斗争已见消歇。塞思·波特费尔德最近的西部之行，使他心中深信不疑，战争已经不可斡旋，而且已经到了了一触即发的时候了。

跨马穿行在林间小径上，塞思抬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同伴——印第安人欧克。欧克已经疲惫不堪了，跨在马上左右飘忽地走在前边，看来他和塞思一样极为困乏难受。在这次令人难熬的策马疾行的旅途中，他们一路上循着星罗棋布的湖

泊，穿过片片林海，风尘扑扑地奔波于西部边境沿线的形形色色的城堡和居民点中，其中有英国人的也有美国人的。不过塞思和欧克不久便要抵达目的地了，中午塞思将在盎斯顿镇一家酒馆里会见亨利·贝克威思。盎斯顿是一个座落在尼亚加拉河口的小镇。氤氲浩荡的尼亚加拉河，在一座法国人营建的古老城堡的掩映之下，汨汨流向远方。

在盎斯顿镇和尼亚加拉河上游的另外一座小镇里威斯顿，明天晚上将举行一次政治性的聚会，波特费尔德已被指派为会上的主要发言人，塞思至今百思不解自己是怎样被会众推上这个令人尴尬的位置上扮演这种角色的。虽然他不敢肯定，不过他觉得在这件事上，就足以说明米切尔的手腕精明而狡黠。在过去的六年中他常常因愤懑而不安，审慎地观察周围以不同身份出现的形形色色为之工作过的人物。米切尔特意把他介绍给庇特·勃特，这位美国国会议员是来自布法罗的鹰派人物。然而在黑盘岩政治性聚会上，也就是在他与米切尔相见的那天晚上，勃特又把他介绍给亨利·贝克威思，他邀请他在里威斯顿会议上，发表有关对英战争爆发时，边境居民的安排问题的讲话。他本应婉辞，但议员那充满善意的热情，实在使他难以启齿拒绝。他想拒绝并非是缺乏资料，即使在以前的几个月里，他未曾在西北部的领土线上东奔西跑。最近的这次旅行他已经对该地区美国装备情况的粗疏程度心中有数了。边境据点并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种准备和起码的装备都糟糕透了。他一再焦虑的是那些召集起来的农民，士兵和商人讲话时，他们似乎很漠然。他也明白自己的讲话没人愿意听。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摘下帽子用手背将额头上的岑岑汗珠抹掉。这种通过技巧权变来达到目的的职责弄得他惴惴不安。过去，他游历列国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代表美国的利益，都是以一种与这次相比隐蔽得多的方式进行的。他有些愠怒了，心中唾骂：“这些狗崽子，米切尔，心术不正，刁钻狡黠。”或许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迫使他死心塌地地公开站在美国的营垒中出谋划策，可是对于一个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比忠诚的男子汉来说，无论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他决不能将枪口对准养育过自己的英格兰。

另一方面，也许他对此判断失误。可是英军在西北部警戒力量的加强，印度盟军的蠢动以及在俄亥俄州民兵的集结待命，这一切事实谁还在怀疑？这不是战争的导火索即将点燃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吗？他也企图迫使自己相信，也许战争并不如所料想的那样迫在眉睫，而正如人们所幻想的那样，英美冲突分歧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即谈判的方式解决，毋需诉诸武力。和也罢，战也罢，他都无力改变历史的潮流。假如最可怕的事发生了，他也仅仅能决定自己理应扮演的角色而已。

他缓缓地从马背上直起身来，强迫自己把这些令人烦恼、困惑不解的难题置之一旁。此刻他所希望的是一次舒适的热水浴、几件新换上的衣服、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和一位柔情蜜意的同床共欢的女郎。他想到甜美之事，开心地笑了。一想到即将拥抱着那甘愿奉献的女郎，酥软的乳房、醉人的作爱，他就精神振奋，他觉得有一位牛头旅馆的妓女也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女人只是为了几个钱，她那种热辣辣挑逗会使他快慰一时，而在他启程之后，她自会去找她所需要的男人。

由于情绪兴奋，他在林间小径上策马疾行，奔向到盎斯顿的尼亚加拉河的渡口。

亨利·贝克威思站在二楼书斋的窗前，眺望那林荫大道上渐渐驶近的运货马车。马车刚在门前停住，他的女儿就迅速地跳出门来，催促着那些工人卸下她期待已久的华贵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他让女儿在费城的家具制造商那儿订购的上乘佳作。工人们遵循她的吩咐忙碌不停。眼望楼下的情景，他对女儿的那种兴致勃勃、颐指气使的劲头颇为惊异。慢慢地，所有的板条箱、木箱都启开了，几把造型古雅华贵的靠背椅，这些椅子都配有雅致的绣花套垫。椅子腿圆柱雕花，愈往下愈纤细，象丽人的小腿肚那么诱人。还有那些周围有雕刻的图案镶嵌着大理石平板的圆桌、仔细包裹着的镶着金边的梳妆镜。夏洛蒂很精巧地挑选了这么多的家具，亨利欣喜地注意到一点，女儿的优雅华贵的情趣，使得这幢房子非常适合一位在生活中功成名就的人物的口味。他也非常自信地高傲地回想着过去的一切。从他足踏这片开拓的土地以来，三十年倏忽而逝，人间沧桑忽变，而他却象一只蜂王一样，把自己生活中一切舒适的装置一一准备就绪。

1783年，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和约，正式宣布独立战争结束。亨利携带着所有的积蓄离开费城，漫无目标地浪迹天涯。在战争即将告终的年月，他却又参加了军旅生活。约克镇大捷之后，他又返回养育他的故里，而他的亲人几乎无一幸存，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了。而象他这样的青年几乎未曾受过正统的良好教养，对生意经也是一窍不通，根本没有适合他们干的工

作。凭他仅有的一点数学知识，他找到了一些写写算算的文书一类的零碎活。然而，他又觉得老气横秋地呆在办公室里，埋头去做那些枯燥的画葫芦的活儿简直令人难以忍受。20岁那年，正是他雄心勃发，志在四方的血气方刚的年月。他又把仅有的一点积蓄放在袜筒里，重新踏上了开拓新运气的旅程。

他沿着河川回旋闯荡，先到了哈得逊河，接着又奔向马赫克，来往在各个民族聚居点。当来到安大略湖滨的尼亚加拉堡时，他的积蓄只剩下几个铜角子了。为生计所迫，他在城堡的一家贸易货栈找了份适合的工作，而且不久他就娴熟地在那些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做生意了。随后他自己在城堡南端开设一个小规模的商号，不几年功夫，他经营得很出色，生意也兴旺发达，财源滚滚而入。他的客户有本地的老居民，也有同他一样，抱着希望发迹而来西部闯荡的浪子行客。他不断的扩充铺号，并很快的在周围赢得了公平交易，买卖信用有声誉。他同西奥多尔·威肯斯合伙经营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由于威肯斯的帮助使亨利得以培养起自己的爱好，这对他们来说真是相得益彰。威肯斯启程前往西部以后，他买下了他的股份，他的商店越来越兴旺发达。

他只离开过盎斯顿镇一次，那是去费城探望家族中幸存的人，并附带寻觅一个配偶。在费城他幸运的碰上了菲尔帕·德雷斯并同她结了婚，德雷斯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不过已败落的望族的女儿。德雷斯全家都欣喜这门亲事的圆满，他们都愿意把小千金嫁给一位年轻富有、雄心勃勃的有才志的人。他们不拘泥于他的门第，不把他起始如何由卑微到发迹放在心上。两年后，娇妻留下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夏洛蒂·路易

斯，撒手离开了人间。这短暂的家庭生活，一直充满着温馨的气息，甜美的欢愉，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菲尔帕离世后，他把全部时间倾注于两件事上，养育女儿成人，经营商店。女儿长得清秀端庄，生意也兴旺发达。他在沿河两岸购置了土地，又扩充了店铺，并且购进一些当地鲜为人见的豪华货物。周围的人都积蓄钱财像朝圣一样的分季节来店里购买物品，有的甚至从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慕名而来。而女儿如今已出落成一位妩媚诱人，冰肌玉骨的妙龄女郎了。

庭院里，工人们把一件件家具从车上卸下来，夏洛蒂指派他们安置在适当的地方。亨利笑吟吟地欣赏着她，她说话时，那颀长的手臂不停地摆画着各种的手势，只在不得已时她才亲手去摆弄调动一下应该安放的位置角度，脸上流露出矜持而不耐烦的神态。亨利深知女儿的脾气，也不多言，脸上流露着因对女儿的挚爱而宽厚自如的笑容。显然她在各方面都出落得悦人得体，处处呈现出她母亲所素有的特质，带着往昔的欢愉的影子，她还不乏母亲遗传给她的秀颀的风采和凝脂一样的白皙的皮肤。诚然由于天真稍逊成熟。夏洛蒂也秉承了他的干练、聪明睿智和坚毅不拔，也染有路易斯家族血缘中代代相传的固执和暴躁，这当然也有损于她的风采。在她还未长大之前，她家曾雇过一位家庭教师，来补偿她失去的古典风味的骑士教育，鼓励她学习马术、击剑、射击术、舢板航海等种种本领。如今她的确在智力体质素养上日臻完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标致女郎了。夏洛蒂正值豆蔻年华，深为当地乡里所钟爱。她所经受的教养使她非常适应边境生活中充满新生活力的气度与冲破闭塞粗野的社会环境的向外扩张性。这种气质

使得父亲不得已答应了她的要求，允许她在店铺里帮忙。夏洛蒂以实践证实自己有生活的竞争力，至少也是一名精明的生意经纪人。最近几个月以来亨利私下寻思，她若是我的儿子，那真是他所企盼的最得力的助手。

在欣喜之余，他也时常苦楚地皱眉：夏洛蒂是可爱的，她反应敏捷，步履轻盈，光亮的皮肤洁白润滑，一缕缕蓬松的金发，充溢着旺盛的活力。美中不足的，她似乎缺少某种挑逗的诱惑力，缺少那种吸引男子的纤细的微妙的技巧，她自己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很多年轻小伙子都被她轻易地打发走了，他们受不了她那尖刻的利齿伶牙。她那不失礼仪又骄矜的自我清高的态度时时伤害着年轻男子的自尊心，他们因此也失去对策而丧失追求的信心。仅有顽强的斯蒂芬·兰利坚定不移地在追求她。亨利也觉得，不愿她把那样的青年人匆匆地赶跑。也许他从小太娇惯夏洛蒂了，他在丧偶的期间，没有一个女人来调节他的生活节奏，他独自一个男人抚养一个幼稚的女儿是不容易的。而且女儿长大后拥有令人羡慕的品质：勇气、荣耀、智慧和自我独立。社会生活驱使涉世的人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否则那将是令人抱恨而叹息的了。为父亲的仍然这样认为，造就女儿的生活本领是一种心愿，他最快乐的是女儿能充满信心去扮演自己的社会生活角色。

就在此时，夏尔看见他站在窗台前，就快活地挥手，示意他下楼来，观赏这些家具。午间的沐浴使她的面容更加晶莹，焕发着珠翠般的清光，长长的金发蓬松着披落在后背上。看到她那双晶莹闪烁的眸子，他猛烈地侵上一种暖融融的感觉，他意识到那是一种女性诱人的特有的馨香。她心地纯洁温柔，对

爱情有一种天然的感知力和泉水般深澈清醒的容量。这种深邃而炽烈的感情，奔放又含蕴的忠贞不二的品行，使她披上一层神奇的色彩。

亨利·贝克威斯转身离开窗台，嘴角上带着得意而骄傲的微笑。他很乐意下楼仔细观赏品味一下她购置的这些东西。另外，他该打发夏尔去牛头旅馆了。在那儿她将迎接他们的客人。

夏尔·贝克威斯冲进自己的卧室，那是房子前厅一侧的厢房，用蔚蓝乳白色粉刷的。如同往常一样她欣然从命，服从父亲让她先搁置一旁的事，修饰装束一番，到牛头旅馆迎候那个客人。自从她记事以来就经常跟着父亲的管家哈丽特，在一旁监督那些从板条箱中搬卸货物的工人们。而如今她又久待重整的差事，去费城特意购置的家具在她的指派下安置布摆。另外，家中为了准备招待客人要举办两周的晚会，弄得人们团团转。她对那位波特费尔德先生的到来极为不满。各种豪华的装饰裱糊之后，楼下客厅所有的摆设都须重做安排，地毯需要清刷，晚会期间宴会的菜单须要最后确定下来，啤酒和香槟也得事先定购，自己的礼服款式最后裁定也得确定下时间。另外家务中里外事宜及店铺的生意都需要付出一定精力。唯一的目标，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不管她喜欢与否，她深知她有责任使那人在这儿在父亲的家中觉到自己是置身于快乐境地，在这儿是受欢迎的。

她在盆中洗着脸，便开始暇想自己正准备去迎接的那人是何等人物？也许同父亲的那帮经纪合伙人一样，大腹便便、态度冷漠。也许象别的凡夫俗子一样，每当她说出自己的意

见，申明立场时，就会用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高傲态度来回答她，更不会赞同她在店中的工作成效并对贝克威斯集贮资金产生的影响。她认为，只有少数男人可敬佩，其余都是笨蛋一堆。她身穿一件宽松的浴袍，站在橱前挑选一件干净的礼服。为什么他们那么固执的认为妇女好象没有大脑一样？她帮父亲所做的就是检验收集信息，她对工作的每一阶段都很得体，恰到好处。她希望有一天会被接受为父亲的生意的同伴，如果她是一个男子，这一点就毫无疑问了。

终于她从橱中挑选了一件蓝白相间条纹分明的礼服，她开始穿上试看了一下。当然这位即将到来的波特费尔德不是父亲的生意伙伴，而是一位将在明天晚上的政治性会议上讲话的人。想到这一点，夏尔想法改变了，那人很可能是一个自命不凡而身材矮胖的木墩，有一张皂红交错的圆脸，讲话时会涨红了脖筋，稀疏的白发从额顶抹到脑后。年轻时也许是一位迷人的男子汉，而在其后的逐渐衰败的岁月中，残存着青春年少时的潇洒痕迹。夏尔早就看出那些在年轻时具有浪漫狂热追求的人，年令大了就变成对权力欲的狂热追随者。夏尔认为：既然这两样东西都能满足于一位自负人的自我填充的形象，对于世人是可行的追求。人在丧失一种欲望中，渐渐又萌生滋长另一种追求欲，驱使他向前奔跑，力图捉住它。她对父亲转换性的变化起初困惑，他怎么会对政治事务感兴趣呢？她悟出一点原因，并不是权势的诱惑打动了贝克威斯，而是财富扩张的追求。他是一个自我奋斗成功的标兵，他时常体味回顾童年时代的贫苦生涯，除了夏尔，他最主要的兴趣就是积蓄财富。店铺这仅仅是个起点，不过从开始起他就盘算过，并且不

久在边境地区购置了大片的土地，进行有利的投资。如今他预见到同英格兰开战不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是一个开创事业发财赚钱的大好时机，几乎是没有限制的自我发展机遇。她不喜欢在父亲身上看到那些政治手腕的施展，不过她理解父亲的动机，她不敢苟同父亲，她认为那是不现实的冒险，而父亲又非常顽固地拒绝考虑女儿的观点。他自己也清楚夏尔受过良好教育、消息灵通、瞻前顾后。不过他固有的传统的性别歧视，使他不愿意接纳她的意见。她仍然对父亲感到焦虑，对战争的濒临感到心焦如焚。如果真的宣战，她家就在刀刃上，在距离上她家与对岸交锋的敌人近在咫尺。

夏尔站在窗口看到马夫吉姆已经把一匹马单套车赶到了房前。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动作迅速一点，拿起梳子跑到镜前，看着镜中，已无时间梳理什么发型了，就用一条宽丝带把头发朝后拢起来，用力把那堆浓密的起伏的头发整理得稍有条理，扔掉梳子，看了一眼时钟，又急忙找出自己最喜欢的鞋来蹬上，就疾速地向房前的马车跑去。

驾车到牛头旅馆这段路程很短，真是驾轻就熟，就她个人是愿意骑马来，可是波特费尔德先生肯定是坐船到盎斯顿，肯定他会带着不便放在马背上的行李。酒馆就座落在渡轮码头的岸边，夏尔跳下马车直奔酒馆而来。

牛头酒馆是一家经营得很好的酒馆，生意开办有好多年了，即是亨利·贝克威思也记不清开办多长时间了。它是菲塞尔家族经营的，这儿不仅有干净的客房供旅客膳宿，而且有味道鲜美、花样繁多的各地饭菜，给旅客一种如归家乡一样的舒适的感觉。它的铺面是一座结实石头建筑，只有顶盖是木质的

屋脊。房顶上立一根圆柱子，挂着一面酒旗，河对面吹来的轻盈的习习阵风不时地掀动着它。一天中最鼎盛的时间是中午，里面挤满了各路过往行人，熙熙攘攘。夏尔从明媚的光照之中踏进这座凉爽的酒馆，起初她有些被弄得头晕目眩，在吵杂熙闹的人群中过往穿插，费好一阵功夫才在一张餐桌旁寻到位置坐下等候客人。她想象着塞思·波特费尔德的模样，仔细地观察着烟雾缭绕中的人脸，在一个不惹眼的角落中，有一张宽大的斑痕累累的旧桌子，周围是一些老客户们在海阔天空的谈论着，有时是从西部到东部的猎奇故事、奇闻轶事；有时议论着农事耕作收获的如意算盘；但更多的是纷纭吵杂的争执着英格兰和美国之间即将引发的战争形势。就是在这地方，近来亨利·贝克威思也在晚上常常光顾，加入那些热烈的讨论。这也加重了他近来越发焦躁的脾气。因为此地盎斯顿镇对于这场战争再次拉开序幕所持观点分歧很大。如果是亨利来迎接波特费尔德的话，他肯定也会加入这儿的争论，把自己的观点侃述给那些激动起来的洋洋洒洒的人们。

夏尔从人群中认出了箍桶匠威尔克斯、鞋匠迈克搭维什和来自城堡的制枪商诺力斯，以及一些从十八哩狭附近来的农民也坐在桌旁。她觉得那位波特费尔德先生是不会混迹于那帮吵吵嚷嚷的人群中的，于是她便把目光投向那些横七竖八地放在那儿的宽宽的厚木板桌子周围的石凳上，那儿没有人在喝酒吃东西，壁炉旁也没有，似乎没有物色到她要找的人。此时店主菲什尔先生一手托着一个大圆盘，一手拿着一瓶啤酒迎面走来，她拦住了他。相互寒暄几句，她说：“我父亲派我来此迎接波特费尔德先生，你能把他指给我吗？”

菲什尔很和善地笑了笑，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上眨动，扫视一下室内低低的天花板说道：“噢，是波特费尔德先生吗？据我所知他个头很高，刚才我没看见他，不过等一会他肯定会来的。请你先找个座位坐下，一会我让玛丽给你送点苹果酒来。”

是一位高个子男子，她边想边走向靠墙边的一个空座位。也许这位波特费尔德先生并不象她料想得那么矮胖，相反他肯定是一个驼背而且尖下颏的瘦男人。想到这位不很讨人喜欢的来客，她会心地抿嘴一笑，然而这笑意立时变成了怅惘失意的蹙眉。她不得不坐下忍受等待的滋味，这都是因为波特费尔德先生的迟到而造成的。

渡船徐徐靠在尼亚加拉河美国人驻地一边的木码头旁，从平底船尾部伸展出一块厚翘板，乘客们纷纷登岸。在满载货物的马车后面，波特费尔德和欧克牵马走出渡船，走上倾斜的河岸，在高耸的石头房子酒馆前，塞思停下来，那位印第安人却跳上了马。塞思告诉他：“我预计在此要逗留两周。”那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眨动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道：“以后呢？”塞思耸了耸肩膀伸开双臂：“这可取决于那时此地将要发生的事态了。我也希望很快到魁北克去照料那儿的事务或者……”他眉头一蹙，压低了声音。他不知肩负的使命及自己的癖性将会把他引向何处。那位印第安人点了点头，非常理解这位白人先生的心情。他完全意识到塞思目前郁结在心头的情绪，效忠于谁的问题悬而未决，并且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的心灵。他轻声说道：“只有安大加的沼泽地中才能找到树皮和搜集到莓果，这里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你一切办妥之后，我在对岸等候你，